

前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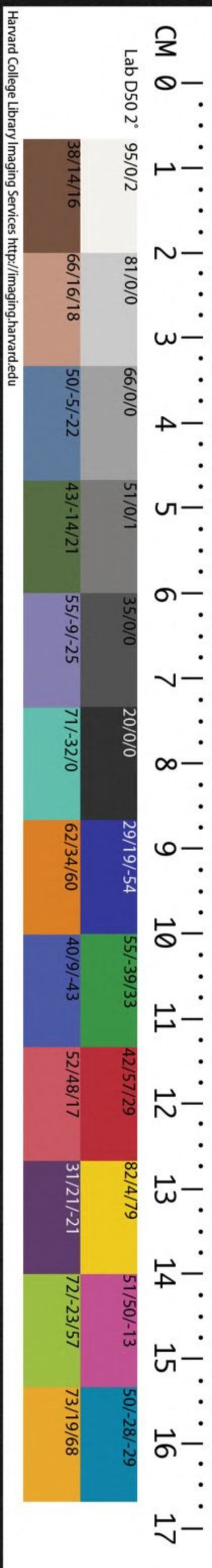
卷四十八之四十九



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前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職印

漢

藺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師古曰

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師古

曰事之而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

悅讀曰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

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文帝謙讓未皇也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

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

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

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謫其下亦同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

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

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

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也嘉惠謂詔

命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侯字也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

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張

因託其流也造音干到反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

萬曆二十五年刊

師古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鴞怪鳥也

夷反鴟音于鸞音呼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闕茸下材

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

今應邵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

困謂跖躋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師

反謂跖躋廉古曰跖音之石反躋音君畧反莊周云盜

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應邵曰莫邪吳大夫

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銛干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邵

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幹棄周鼎師古曰幹

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騰駕罷牛驂

寒驢兮師古曰罷讀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章

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嗟

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邵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諄曰

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

國之人不知我也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鳳縹縹其高

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襲九淵之神龍

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沕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沕

曰潛藏也偃蠖獺以隱處兮服虔曰蠖音梟應劭曰蠖獺水

從神龍遊也師夫豈從蝦與蛭蟻服虔曰蛭水虫蟻今

龍自絕於蠖獺况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虫也

音遠蛭音質蟻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及螻

謹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

萬曆二十五年刊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

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亦夫子之故

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許應元

曰諄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

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

千仞言其極高也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

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

而高去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

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

鱣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

於汗瀆必為螻蟻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

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

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

尋螻音樓謂螻蛄也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服似鴉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

因形名之曰服不能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遠飛行不出域也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邵曰太歲在卯為單庚子日斜

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異

物來倅私怪其故孟康曰倅音發書占之讖言其慶師古

曰讖驗也有徵驗之

書也讖音初禁反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

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

言其美稱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廼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

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

推而還師古曰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

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泐穆亡聞胡可

勝言師古曰泐穆深微貌胡何也言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

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

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傳說胥靡廼相武

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夫

為已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解在楚元王傳

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

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萬物回

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坱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

其氣塊坱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

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坱音於黠反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

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

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

引持自責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

作貴惜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

我達人宋氏校本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

徇云浙本徇作殉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

則夸者悲子孟康曰每貪也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

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

音戍或曰休休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

字為鉢蓋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儂若囚拘李

穿鑿耳二儂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儂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

音是臣似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

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

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

作儂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

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以惡積之萬

意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

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

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孟康曰易

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坎為險遇

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

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息也澹虐若深淵之靚汜虐若不繫

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盪反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

浮服虔曰道家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

以疑師古曰蒂芥小鯁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

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

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上因感鬼神事

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斬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

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

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闕諸侯王僭儼地過古制師古曰儼

比也上比於天子儼音擬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

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惟

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以

下並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為治安則

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

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槍吳人罵楚人曰儉儉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儉

音什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

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

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

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

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

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

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

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下以育

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

師古曰程式也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

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

師古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

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師古曰易

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

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

憂如淳曰爽或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親弟謀為東

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齊北王

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吳又見告矣

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

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於其國者言最大也

且十此者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

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傳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

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蕤。操刀必割。孟康曰蕤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蕤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蕤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蕤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解反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

抗剄之。應邵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音頸也墮音火規反剄音工鼎反豈

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

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

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及室

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

勢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

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孟康曰：也。競也。

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

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特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

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

弟而不論。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

皆欲同皇帝之制，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

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

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

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邵曰：圜，精正也。師古曰：言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

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

制諸侯王則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

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

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

其法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

未知所移。師古曰旣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

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

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

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

師古曰髡股骨也髡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髡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

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

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

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晉灼曰日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

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

王今難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今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

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

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

萬曆二十五年刊

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

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

貨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志師古曰分音扶。地盡而止。及燕梁宅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止其疆界。令其區絕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

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

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

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誦稱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如淳曰腫足曰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音止勇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一二指搖身慮

亡聊師古曰搖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

疾堅久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

非徒瘡也又苦踈蹙師古曰蹙古蹙字音之石反足下

言足蹙反疾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

不可行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

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

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偃天子偏古逼

字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

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媯媯侵掠至不敬也師

曰媯古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

絮采繪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

操謂主上之所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

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非豈

倒縣而已師古曰豈又類辟且病痹服虔曰病痹不能

病痹風辟音壁痹音肥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

字非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

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

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

也言無小大皆作枯臯枯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

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

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將吏被介冑而睡

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三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

者誼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

諸侯執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臣

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

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

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咎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

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命師古曰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

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

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

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

以廟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

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紕之裏

紕音灼曰以偏諸紕著衣也師古曰縠音妾謂以偏諸紕

曰縠音妾謂以偏諸紕著之也縠音步千反

美者黼黻

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黻者刺為衆文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

今庶人

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

殆未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師古曰綈

厚繒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妾緣其履

師古曰夔庶賤也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

師古也衣音於既反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

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

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盜賊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母動

師古曰言天下

安不可動搖

為大耳

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尊卑之差

至冒上也

師古曰冒犯也

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

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

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

毋取箕箒

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

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

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

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

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

不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

而取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未得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

義之厚師古曰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

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

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師古

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

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

舉兩廟之器如淳曰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書日也言白者謂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

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

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

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

萬曆二十五年刊

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此其亡
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

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

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

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

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陛下

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

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

疆師古曰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

為微識治體則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

墟師古曰墟謂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

讀曰冀次師古曰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令君君臣臣師古曰

君為君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

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

萬曆二十五年刊

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維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師古曰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齋

見之南郊

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也劉奉世

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匍匐入井又昔者成王幼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在纒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轉也道讀曰導其

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

也直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

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

得嘗之師古曰者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

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

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師古曰險

與險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師古曰輯

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師古曰有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善之旌師古曰進

於旌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大夫進謀士傳

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

明者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春秋入學坐

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師古曰鸞和車上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 九

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是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

謂面相斥罪也音居渴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葦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葦茅也音姦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

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

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

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

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

曰貫音夫胡母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音及

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

萬曆二十五年刊

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

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

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

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臯而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

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一日而

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

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

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

或馭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
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
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
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
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
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
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
音鉅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
依反

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
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

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陛亡

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

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

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因其勤反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

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

食之草也蹇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

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

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眾庶同

黥劓髡削笞僞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陞虜被

戮辱者不泰迫虜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

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問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

履師古曰苴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

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

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

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

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

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

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萬曆二十五年刊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師古曰行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爨面

吞炭鄭氏曰爨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爨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

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及君

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序列士人主使然

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師古曰頓音鈍莫詬亡節師古曰

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好

音呼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

主工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也主上有患

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羣下至衆

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

言其執悉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

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節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

曰簠簋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汗穢淫亂男女下別者不曰汗穢而

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

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

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諱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

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

罪之室蘇林曰音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

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

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

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六非

小也弛廢也自廢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

而死弛音弋爾反刀鋸也師古曰盤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

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

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上設廉耻禮義以

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

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

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

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

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

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此厲廉耻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

之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又謂久行

級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

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是時丞相絳侯周勃

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

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

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

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

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

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

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代北

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塵子也著音直略及適足以餌大

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

而起師古曰蝟蝟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

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

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

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

及淮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錢用諸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

費稱此師古曰稱五百尺及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

郡以益梁孟康曰列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穎川縣也鄭音于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

以南捷之江音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

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

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萬年之後傳

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

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

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

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

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贊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也音布

內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

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

是厲王無罪漢狂殺之此人少壯豈能亡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

公勝所謂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

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

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刻利也音弋冉反

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淮南雖小黠布

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夫擅仇人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字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

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

無為虎傅翼將飛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

三王傳言捐此誼自傷為傳無狀師古曰常哭泣後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

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

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

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

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西

鄉京師師古曰鄉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

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

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使時見

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

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之所陳

萬曆二十五年刊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
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前漢書卷四十八終

前漢書卷四十九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 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盎音一浪及故為羣盜徙安陵

曰羣盜者羣眾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郎中

如淳曰盎為兄所保絳侯為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

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

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已而絳侯望益

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益遂不謝及絳

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

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

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

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

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

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

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

於天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益入頓首請辜師古曰自責以不强

也諫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

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

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

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

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高士也堯讓天

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

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

上迺解益繇此名重朝廷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

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益曰君

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

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

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

下峻阪益搥轡師古曰搥與擊同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

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百金

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

材臥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

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

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

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豕夫人也於是上

迺說師古曰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

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

反鈞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

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

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

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

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

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

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為相

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盎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

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

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

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

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而君

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

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

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

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

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爰益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

果反欲請治益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益不宜有

謀如淳曰益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益益

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

也嬰入言上廼召益益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

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益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益以秦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
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初益為吳相

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文穎曰婢也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

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亡去益驅自追之師古曰驅

馳而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益使吳見守從史

適在守益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廼悉以其

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

也音也音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取卒卒皆臥師古曰

飲音於禁反取音師古曰司馬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益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

盜侍兒者也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

案公師古曰案古累司馬曰君第去師古曰臣亦且亡

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何患廼以刀決帳道

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背師古

時各去也益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見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

行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

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以益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益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

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雒陽劇孟嘗過益益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謂益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

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

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

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

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

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師古曰益雖居家景帝多猶重

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說其後語塞梁

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關中問益稱之皆不容

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益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

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益心不樂家

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楛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

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屠置之屠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

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邵曰掌故六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

曰峭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干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

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

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

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

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

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

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始及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

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

邑毆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

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

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濺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阜少木所在師古曰阜

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及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閒遠離也仰高臨下此

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

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也蕭也萑音完

蒿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鏃之地也師古曰鏃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

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

以上此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衆也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

易異備師古曰易乎也音代跋反一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

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蠻

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

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中國之人弗與

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

也突騎言其驍銳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

可用衝突敵人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

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

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驟發其用矢者同中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敢

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

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

音牛列反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筥

即謂繁也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筥若楯木薦下馬

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真凶器戰危事

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

亦難彊必弱也俛亦俯字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

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

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以與集同也

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

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卽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

曰財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

裁同也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

十一

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二者得地書言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

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

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

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

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

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音奮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

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

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

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

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

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

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

邊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

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美草

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

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

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

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

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

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

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

步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

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復為一城其內城

是也渠荅蘇說也是也雷音來內反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

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

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

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

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不足募以丁

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扶日反

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廼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

徙之時縣官且廼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

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鄉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鄉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

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

胡人人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宅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

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

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

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萬曆二十五年刊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

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

奉明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

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

曰所以克實寬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也立城製里割宅通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張晏曰二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

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生死相卹墳墓相

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室屋完安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

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

雅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守其業也

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

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還踵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

則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懲也音初亮反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

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其得

志而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

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

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

師古曰施

延也音弋鼓反

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

其不逮

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

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此音頻寐反

是以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楸

師古曰楸美也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師古曰從

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

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

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

為諫

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

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

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

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

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

時受策者非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

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

音直與自朕躬師古曰言朕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

龍反烏虜戒之師古曰虜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

穎陰侯臣何文穎曰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

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

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

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方牧而為五帝先服虔

牧黃帝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

伯長師古曰筦字與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豪英也臣贊曰講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

萬曆二十五年刊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

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右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

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竄等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

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

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

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

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友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疑如膏

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

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

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

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

為之取人以己內怨及人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

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

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臣讀曰霸

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

越而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

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

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

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奔也以之興利除害尊

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

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顧也而民不恨

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

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

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

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

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

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

亡騫汗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儻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

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

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此身

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

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

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

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

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

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不遲者

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不用故當

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師古曰進前也言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民力罷盡賦歛不節

師古曰罷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

讀曰疲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為諂諛以求自全也師

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師古曰僭痛也言痛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

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

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

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

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

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

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

去淫末除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

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孥非謗不治鑄錢者

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

不用不孽諸侯應邵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

日應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

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

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

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

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

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

棄也不棄神明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

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

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材質

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

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

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

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

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弃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

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民不自度量竊為陛

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買

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

日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

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

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

外游地也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

音人緣反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聞為上言之

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

非廟垣廼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廼先請固誤丞相

逐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

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

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

更令三十章師古曰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更改也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

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

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

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

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盎曰君嘗為

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

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

曰即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何就也

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

萬曆二十五年刊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
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
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
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
卒問盎師古曰曰師古曰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師古曰曰分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曰適讀音扶問反以故友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
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
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
師古曰曰顧念下地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執計之迺拜盎為

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古

曰張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

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

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

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曰說云乘車案

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

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

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

也路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

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杜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

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杜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

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時

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

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賂之經於溝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白卷四十九終

